

和諧人生

子 敏



純文學

和諧人生

子敏

純文學叢書
53

純文學叢書53

和諧人生

定價95元

著者：子
出版者：夏 林 含 英
發行者：純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
臺北市古亭區10742
重慶南路三段三十號
臺北郵政第5—376號信箱
電話：(02)3016464・3030161
電傳：(02)3098100
郵撥帳號：0005333—1

封面印製：沈氏藝術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北縣中和市中山路二段三五九巷六號

印刷者：達欣印刷事業有限公司
板橋市吳鳳路五十巷四二弄二六號

法律顧問：徐玉蘭律師(經緯法律事務所)
臺北市敦化南路三五九號二樓

中華民國62年12月初版首次印刷

中華民國74年10月2版首次印刷

中華民國79年2月2版第15次印刷

(自民國62年12月至79年2月共印60次)

新聞局出版登記證：局版臺業字第〇八九七號

• 本書如有破損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本社調換。

輕鬆的人生論文

子敏

——序「和諧人生」重排本

十二年前我寫「和諧人生」的時候，我稱那本書是一本不「嚴肅」的論文。理由是我雖然接觸到許多相當嚴肅的論題，卻用寫散文那樣輕鬆的心情去討論它。

那個時候，我的工作非常忙碌，生活卻十分單純。每天，我在一定的時間，走一定的路，到一定的地方去做一定的工作。傍晚的時候，我在一定的時間，走一定的路，回到一定的地方——我的家。因為一切都那麼固定，我曾經想到過可以在我家和我服務的報館之間設一段短短的「地下鐵」。

「地下鐵」當然沒有裝設成功。我的家離報館實在太近了。那一段距離，總共只有五百二十小步，很慢很慢的走，所需要的時間也不過七八分鐘。我喜歡走路上下班。

HWT447/09

我上下班所走的路，不但人行道上有街樹，兩旁住宅的庭院裏更有花樹出牆，可以形容為一片綠意。這種「綠色走廊」實在比地下鐵美得多。

我走得很慢，而且喜歡邊走邊思想，邊走邊看人，邊走邊聽身旁走過的人的談話。我的生活十分刻板，但是就因為走路上下班，所以還能保持思想的活潑，還不能讓我的思想也變得十分刻板。

聽身旁走過的人的談話，當然只能「聽」，不能「參與」。參與會把他們嚇一大跳。因為這個緣故，我養成了一個非常好的習慣，就是：安安靜靜聽人說話。換句話說，就是有讓我的談話對手盡情表達的度量。我的意思是說，如果對方要罵我，我也會讓他「罵完了」，然後自己才開口。

不只是安安靜靜的聽，同時還要用心的聽像法官；因為跟我「擦身而過」的人的語聲，很快就會走出我的有效「聽覺半徑」。如果不用心聽，我就聽不到什麼了。只要用心聽，我就能從幾句話裏聽出一個「故事」來。

安安靜靜聽人說話的習慣一旦養成，面容形象都會改變。路人對我不再懷著戒心，只把我看成一棵會走路的樹。他們在我身旁談話就像在樹下談話。

寫書的動機就在這種情況下產生。

我發見，一個人的痛苦，幾乎百分之九十是由「人」造成的。人跟人在共同製造的「不和諧」中過日子。他們耗費許多精力去製造痛苦，彼此「互饋」，心甘情願的大口嚥下對方提供的苦果。

有一個驚人的念頭在我心中出現：「人是最懂得傷害自己的動物。」

人傷害自己的方法很多，而且人人都懂得怎麼運用：

人會製造自己跟自己的不和諧。人想贏，卻不敢面對「輸」；連贏九回的快樂，卻因為只輸那麼一回就消失得乾乾淨淨，使他痛不欲生。人希望發財，卻不敢投資，更害怕汗會白流。人希望自己是一個「人上人」，卻忘了謙卑，忘了他的一念會把周圍的同伴都變成了「人下人」，忘了耶穌親自為門徒洗腳所說的話：「你們當中，誰想做大，就該像我一樣，為大家洗腳。」

人想收穫，卻不敢面對耕耘的辛勞。人希望自己的成就是那最大的，卻怕去想那麼大的成就必須投入幾十年的時間。人知道要讓自己真心的去愛一個人並不很容易，卻偏偏希望人人真心的愛他。

人更會製造自己跟別人的不和諧。人常常想到自己，卻忘了別人也有一個「自己」。人常常以為自己是絕對「對」的，卻忘了別人也會有同樣的「偏見」。人希望別人待他和顏悅色，卻忘了自己待人也應該和顏悅色。人在諷刺別人的時候自己覺得十分痛快，卻忘了也應該讓別人有同樣的好經驗。人往往毫不考慮的拒絕別人一切的請求，卻希望別人能夠無條件的接受自己一切的要求。人為了掩飾自己的過錯，往往撒謊，或者悶聲不響，卻希望別人坦誠承認自己的過錯，表示悔過。

人也會製造自己跟社會的不和諧。人明明知道社會是由「你我的關係」形成的，偏偏故意把社會看成一個「他」，把一切過錯交給「他」負責，把一切的不如意都歸罪於「他」。人喜歡說社會是黑暗的，忘了他應該說的是「咱們是黑暗的」。人喜歡說社會是醜惡的，忘了他應該說的是「咱們是醜惡的」。人喜歡說社會是冷酷的，忘了他應該說的是「咱們是冷酷的」。

人總喜歡「一夫當關」似的形容自己是勢孤力單的面對一個由百萬人組成的社會，忘了自己正是那百萬人裏頭的一個，忘了那百萬人個個都跟他一樣。如果百萬人都是「一夫當關」，百萬人「當」百萬關，社會就空了，變得一無所有。

人也會製造自己跟機器的不和諧。人有發明機器的智慧，卻不懂得避免因為有了機器而變成瘋狂。機器為人類大量生產許多生活的必需品，但是因為人的不夠清醒，竟讓機器同時也為人類大量生產許多生活的「不必需品」，例如緊張、焦慮、胃潰瘍、暴躁、慌亂，和過度疲勞，尤其是驅遣血肉之軀去配合「巨輪」的步調。人也會製造自己跟大自然的「不和諧」。人為了眼前、手邊的需要，斷絕了大自然的生機，鏟平大地所有的林木，汲乾大地所有的水，使大地成為一片堆滿垃圾，充滿噪音，為汙濁的空氣所籠罩的焦土。

我由「不和諧」想到「和諧」。如果一切的不和諧都變成和諧，人會過一種全新的快樂日子。尤其是「人跟人的和諧」：如果人懂得怎麼跟人和諧相處，彼此一下下就可以解除百分之九十的「人生的痛苦」。

解除人跟人不和諧的痛苦，是一件十分簡單的事情。那就是人人保持清醒，知道自己具有高度的「殺傷力」，只要稍稍不小心，就會傷害到別人。

有趣的現象是：具有高度殺傷力的我們，偏偏都感染到「受人傷害」的自憐症。這自憐症更強化了我們原本具有的高度殺傷力。

我寫「和諧人生」這本書裏的四十四篇文章，動機十分單純，單純得簡直就像一種「建議」。這四十四份建議書全部用來闡釋一句話：「不要傷害別人」。我有理由相信，人生的幸福就藏在這句話裏面。

「受人傷害」意識，源自遠古的原始人。這意識保障了他們的安全。現在人類進化了，這種「受人傷害」意識反倒成為人跟人和諧相處的障礙。

一個大丈夫，其實並不那麼容易受人傷害。就算傷害真的發生，一個大丈夫稍微被人傷害傷害其實也無所謂，最要緊的是：不要傷害別人。大丈夫應該享有「和諧人生」。

我用輕鬆的心情寫這本書，而且稱書裏的那些文章是不「嚴肅」的人生論文。我希望讀者也能用輕鬆的心情去讀，在微笑中不知不覺的把那種「受人傷害」的心態轉換成「不傷害別人」的高貴心態。

我記得：我在書中甚至很誠懇的討論到「笑容」的必要，因為我們不該因為心中的不愉快，繃著臉對待不知底細的朋友。這也是對無辜者的一種傷害。

十二年過去了。

我感到愉快的是這一本書每年都能找到一羣新朋友。它為新讀者所鍾愛。這也許是因為「和諧」正是人人所渴望的，「和諧」的境界確實能為人帶來幸福的感覺。

出版這本書的「純文學出版社」告訴我：十二年來，這本書已經印了幾十版，現在要進行重排了。

純文學出版社是一個品質管制嚴格的出版社，非常關心出版品字跡的清晰，非常關心出版品封面的更新。保持一本書永恆的新鮮感，是他們所重視的工作之一。

這一次，純文學要用較大的字體重排「和諧人生」，讓讀者能享受「看」的舒適。「和諧人生」會有一個新的封面，那是名攝影家王信的作品。因為重排，所以就要重校，我有義務承擔這一項校對的工作。校對必須細讀，這就給了我一個機會，重讀自己寫的一本書。這是一次愉快的經驗。

現在的我，不是十二年前的我。現在的我重讀「和諧人生」，就像讀一本別人寫的書那麼新鮮。我承認我有點兒喜歡那個寫「和諧人生」的傢伙了。那個人雖然也是我，但不是現在的這個我。那個人只活在寫「和諧人生」的那幾年裏，現在已

經消失。消失是消失，但是「和諧人生」留下了他的情感和思想，就像他仍然還在我身邊，可以跟現在的我作伴。

我問我自己：為什麼會喜歡寫「和諧人生」的那個傢伙？

我喜歡他，因為他也是一個喜歡文學的朋友。他雖然極力想寫樸素的文字，但是常常不知不覺的在文字間進行他喜愛的文學活動。不是炫耀的，不是炫學的；對他來說，文字間的文學活動，只是發覺文字過分嚴肅抽象的時候，偶然的輕鬆一下。他有用抽象語詞寫作的能力，但是他把這能力看成一種毛病。他比較偏愛圖畫似的語言。

我尤其喜歡他把「文學」拿來作「逆向的運用」。

一個作家寫作，往往自認世界上最重大的大事就是表達自己。我發覺寫「和諧人生」的那個傢伙，走的是一條相反的路。他寫作的時候，一心認為世界上最重大的大事就是關心別人。他像是：在人人都要進城的時候，艱辛的走向城外；在人人都要出城的時候，艱辛的向城裏走。他給我的印象是「有自己的事要忙」。

我讀別人的書，所獲得的是關於作者的一切，但是我讀那個傢伙的書，「和諧

人生」，卻覺得他的書幫助我認識我自己。

就這樣子，我校完了全書，也等於讀完了全書。我把我的真實感受寫了下來，交給純文學，就當作是為這本書重排本寫的序。

民國七十四年九月九日

不「嚴肅」的論文

子敏

——「和諧人生」的序

我們都是人類生命長流裏的「金枝玉葉」。我們活著。我們思想。

「生存」是人類「當然的權利」，「思想」也是。

羅丹的「沉思者」彫像是一座「會思想的高貴動物」的彫像，是整個人類的縮影。那座充滿意義的彫像最能使我動心，但是也最能使我傷心。

使我動心的是那「會思想的動物」思索時候的高貴神態。他那樣認真，思索的是什麼？「萬物的起源」？「人類的誕生」？「生命的意義」？「死亡的幽秘」？「上帝的存在」？——不管他思索的是什麼，不管他的思索有了些什麼收穫，他那認真行使人類「權利」的高貴神態，真是尊嚴像帝王，純真像嬰孩！

使我傷心的是，這座「會思想的動物」的彫像常常會提醒我，使我猛然想起「

現代人」早已經不是這樣子的了。如果我也有一雙像羅丹那樣「充滿了思想的手」，我會為「現代人」另外塑造一座彫像。

這彫像是兩個男人。他們都是疲倦，不快樂，焦急的狂追一輛無形的公共汽車，跑得很難看。他們都是一手按著疼痛的胃，另外一隻手向前直伸，帶著「不要拋棄我」的哀求意味。這兩個男人向相反的方向狂奔，擦肩而過，可是誰也沒有心情去關心誰。

探索「宇宙的極限」，探索「生命的起源」，探索「人生的意義」，都是最有趣味的探索。但是要進行這種純真莊嚴的探索，人類必須先能獲得起碼的「寧靜」跟「優閒」。我們可以肯定的說，那兩個「狂追公共汽車」的男人，跟這種探索完全「無緣」。

那兩個「狂追公共汽車」的男人，耳邊響著機器的噪音，心中裝滿了周圍的人給他帶來的煩惱。他雖然疲倦，但是不得不「狂奔」。他渴望幸福，卻又暴躁而不耐煩。他「跟時間賽跑」，速度越來越高。他帶著「煩惱」狂奔，像一個「衣服著了火的人」。

現代人如果想再恢復羅丹塑造的「沉思者」的尊貴地位，就應該從頭學習，從新選擇「該努力的」跟「該捨棄的」，認真追求新的「和諧」。

這「和諧」，不只是人跟宇宙的和諧，不只是人跟機器的和諧，同時也應該是「人跟人的和諧」。

這「和諧」是人類的宗教。尤其是「人跟人的和諧」，必定會給人類帶來從來沒出現過的幸福心境，成為人類新文化的基調。那時候，我們會用一個全新的標準來衡量「進步」跟「落後」，「文明」跟「原始」。

我深信使人類不快樂的是「人」。一個不快樂的人的「不快樂」，是他自己，以及他周圍那一羣對「和諧」的觀念一無所知的人造成的。一個有「壞鄰居」的人永遠不會快樂。但是一個有「好鄰居」的人也可能不會快樂，如果他自己恰好是別人的「壞鄰居」的話。

「人跟人的和諧」是一切「和諧」的基礎，甚至是「內心的和諧」的基礎。

有了「人跟人的和諧」，我們內心的和諧才能夠不遭受破壞，我們才能夠有好心情去探索「人跟機器的和諧」，我們才能夠有寧靜的心境去體會「人跟宇宙的和諧」。

諧」，去做一個純真莊嚴的「沉思者」。

「和諧人生」是我思想的主題。

我日日夜夜所思想所想的，一直環繞著一羣很有趣的題目：人應該怎麼樣才能夠避免「互相使對方不快樂」？人應該怎麼樣才能夠使別人「不可能使我不快樂」？人應該怎麼樣才能夠避免自己成為「使別人不快樂的人」？我在日常生活瑣事上探求「和諧人生」的原則。我接受東方智慧的指引，我也接受西方智慧的指引。

我有時候從事實出發，不知不覺的進入抽象，玩起「概念的積木」。

我有時候從概念出發，不知不覺的進入事實，回憶起悠悠的往事。

我的思想的記錄，就是這本書裏的幾篇短文章。

這些「論文」都不是很「嚴肅」的，每一篇都「毫無遺憾」的充分享受了「散文」的自在，「散文」的自由。我很喜歡我自己的這些「不嚴肅的論文」。

我是一個習慣運用現代語言來思想的人，所以我的「思想的記錄」不必經過甚麼「翻譯的過程」。我的「思想」在紙上，在嘴上，在腦子裏，完全是「同一個版本」。在我把這本書獻給讀者之前，我用不著擔心我的「白話」不「白」。我所擔

心的是，用白話來記錄我的「會拐彎兒的思想」的時候，我就沒辦法使我的白話「不拐彎兒」；那麼，這種「偏偏沒法子拉直」的「拐彎兒」，對我是一種「樂趣」，對讀者是不是「也是」？

去年，林海音女士鼓勵我「出」『小太陽』，一本描繪家庭生活情趣的書。今年，她又鼓勵我「再出一本」。現在這本書就是她所督促的「那一本」。收在這本書裏的文章，除了很少數的幾篇並不是「最近的」以外，都是這一兩年來我在國語日報家庭版「茶話」專欄發表的「不嚴肅的論文」。

林海音女士對「取書名兒」有獨到的心得。凡是能夠虛心向她求教，由她斟酌命名的「純文學出版社」出版的新書，都有令人滿意的錦繡前程。堅持己意，特別聲明不願她勞神的，由後來的事實來看，沒有不是換得她一聲「惋惜的嘆息」的。因此這本書的書名，像『小太陽』一樣，也是由她斟酌選定的。

書名『和諧人生』有兩個來歷。第一，它是全書最後一篇的篇名，不但說明了這本書的真正性質，並且也幾乎就是這本書的「結論」。第二，我在寫「這本書裏的文章」的時候，心中所充滿的，恰好就是這追求『和諧人生』的熱誠。